

【原乡切片】

超然台上的苏轼

□荆培青

在苏轼离开密州九百多年以后，一个春暖花开的中午，我驱车来到古密州治所所在地，也就是现在的诸城市，登上了被苏学界誉为“天下第一台”的超然台。

苏轼的到来，让密州古城拥有了超然台。现在的超然台，处在城市的中心，是2007年在原址边重建的，高大有气势，是展示和研究苏轼在密州工作、生活、文学创作等活动的重要场所。

时间回溯到宋熙宁七年，苏轼从杭州来到山东密州任知州，在近三年卓有成效的地方治理后，开始修葺一处残破的土台，土台是北魏时期建造的，位于州所西北的一段城墙上，修好后，苏轼“时相与登览，放意肆志焉”。

此土台原无名字，苏轼写信请其弟苏辙命名，知兄莫若弟，苏辙就写了一篇《超然台赋》作为回信，序文中说：“天下之士，奔走于是非之场，浮沉于荣辱之海，嚣然尽力而忘反，亦莫自知也。而达者哀之。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

故邪？老子曰：‘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’尝试以‘超然’命之，可乎？”老子说过，即使身处繁华的景象，也可以选择一种闲适的生活态度，保持内心的超然。苏轼欣然，亲笔在台上题写了“超然台”三个大字。

苏轼果然是“超然”的。他在随后的《超然台记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余自钱塘移守胶西，释舟楫之安，而服车马之劳；去雕墙之美，而蔽采椽之居；背湖山之观，而适桑麻之野。始至之日，岁比不登，盗贼满野，狱讼充斥；而斋厨索然，日食杞菊。”从歌舞升平、繁华之地的杭州，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密州，他说自己是快乐的，不信你看我现在面腴体丰，头发白的都变黑了。我为啥这样？是因为自己“盖游于物之外也”，我超然于物外，不为追求物质的享用所累，这就是快乐的源泉。这确实就是苏轼！

苏轼只能是“超然”的。苏轼生性放达，为人率真，仕途的坎坷与怀才不得施展的人生际遇，只能让这个“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

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”的理想青年，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。

不管主动还是被动，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这里他主政一方，在有限的职责范围内展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，颇有政绩，为当地民众所称赞。同时地域、民风、政治经济和人生际遇也触发了他的深度思考，他的思想也在转变，这些都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机。据统计，在密州期间，苏轼创作诗127首、词21首，文章写了64篇，从“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”的婉约，写到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豪放，题材更宽广，风格有了变化，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转型、成熟、巅峰期，也是思想认识的形成期。所有这些，或许都是因为有了一座“超然台”。

毋庸置疑，超然台的建成，成为苏轼在密州的重要精神家园和



文学创作活动场所。在这里或瞩目远眺，或举杯邀月，或文友唱和，他发出了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”的慨叹，表明了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”的态度；在这里他“把酒问青天”，写出了被誉为“千古第一中秋词”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以极富浪漫主义的色彩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；在这里他悼念亡妻，写出了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词句，凄美的语言包含着深挚的情感。在这里，他创作出了许多闪耀千古的名篇，超然台也因此成为密州一张耀眼的名片，也成为北宋时代的

文学高地。我逡巡在超然台上，看见大量的诗词文章、墨迹刻石，除了苏轼本人创作的，其余都是后人来此瞻仰、凭吊苏轼所写的诗文，内里充满着对他的敬仰和赞美之情。我看着远处，回想他在这里灭蝗缉盗、祈雨常山、兴修雩泉、筑堤扶淇、收养弃婴的政绩，品味他兴教化、文载道、诗词明志赋情的阔大情怀。我走下超然台，回望着“超然台”三个大字，心想：那时苏轼站在超然台上，应该也一定是他的高光时刻。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蒸出来的春味

□宋开峰

家乡的春天是随着柳絮和蒸汽一道醒来的。

卫运河两岸的盐碱地刚褪了霜色，心急的柳枝已经憋出青疙瘩。这时节，家家灶屋的蒸锅总不得闲，竹篾编的笼屉挨挤挤摞着，白烟从屋檐底下钻出来，融进漫天的柳絮杨花里。

“二月二，龙抬头，蒸笼盖子掀云头。”奶奶抖开专用的蓝布围裙，把洗净的榆钱儿码进筐箩，身子像经年的柳树般微微倾斜。灶膛里的棉秸噼啪作响，火光映在土墙上忽明忽暗。那时候，我总爱蹲在风箱旁添柴。铁锅里的水咕嘟嘟翻着泡，奶奶把发好的杂粮面团拍成圆饼，榆钱儿密密匝匝嵌进去，像是给月亮镶了圈翡翠边儿。笼屉升起第一缕白烟时，外头响起了货郎的拨浪鼓，叮咚声撞碎在蒸汽里，惊得檐下的家雀扑棱棱飞起，翅膀尖儿扫落了院中的几片榆钱儿。

家乡人喜欢蒸。每逢婚庆喜事、重大节日，以十大碗上桌最为排面，黄焖鸡、氽丸子、米粉肉、甜饭、高丽肉、虎皮鸡蛋、粉蒸排骨、蒸鸡、蒸鱼……在传统鲁西北人眼中，蒸碗是招待贵客才能用的，在主家能吃到十大碗，说明客人十分受重视。当然，家乡人蒸的还有馒头、窝头、地瓜等等，品类繁多。而蒸这种习俗在冬天和初春尤为瞩目，一来那时与农村土灶相连的大多是土炕，土炕也是庄户人最传统、最仰仗的取暖工具。过去农村的冬天特别冷，而蒸食既使大家享受到一顿热乎乎的饭菜，又可以帮助全家取暖，可谓一举多得。于是，家家户户，一到饭点，炊烟袅袅，别有一番风韵。

家乡为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冲击平原，沙性大，碱性也大，土地相对贫瘠，但偏偏适于野菜和榆槐等树木生

长，于是，当风还裹着黄河故道的冷硬，灰扑扑的田埂上已冒出一点点新绿——荠菜顶着冰碴子展叶，麦菜从麦苗缝里钻尖，榆树上那一簇簇绿得醉人的榆钱，还有老槐树上那一串串沁人心脾、雪白透亮的槐花，这方水土的野菜最懂农人的肠胃。

这时候的孩子也开始活跃了起来。荠菜性子急，刚化冻就拱土。叶齿儿还沾着霜色，根茎已蓄满糖浆。老一辈人说“春来荠菜赛金丹”，倒不全为养生，实在是那时的荠菜团子确是农人解决温饱的主角。外西侧的老榆树林最先挂满一串串绿得醉人的榆钱，孩子们举着绑了镰刀的长竿，专拣鲜嫩的骨朵儿搂。槐花终于开了，孩子们带着小篮子和钩子，穿梭在树林间。槐花一串串挂在枝头，白得像雪，风一吹，便散发出清甜的香气，引得蜜蜂嗡嗡地在花间忙碌。采摘槐花可得小心，那细细的枝干上布满了尖刺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扎到，但我们这些孩子可并不在意，眼里只有那香甜的槐花。

蒸锅不断地冒着白烟。槐花和荠菜团子、柳芽饽饽、地丁菜包子……春日的野味挨个在笼屉里走一遭，连空气都变得糯叽叽的。外乡人说我们这儿的人走路都带炊烟味儿。

如今的老屋，土灶早已难见，可每逢榆钱泛青的时节，我总觉得钢筋水泥的楼缝里会钻出几缕蒸汽，带着槐花香和麦芽甜，在玻璃幕墙上描绘出故乡的轮廓。

日前，去乡下农村普惠服务点走访调研，回来的路上，意外在集市路边发现了一个卖野生菜团子的摊位，看着卖家那淳朴憨厚的笑容，那一个个刚出锅的熟黄中泛青的菜团，还有熟悉的蒸笼，嗅着混着柴火味儿的野菜香味，我忽然一下子就湿了眼眶。

（本文作者为高级经济师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，德州市作协会员）

弥水之滨话先贤

□李守亭

春天的寿光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，微风轻拂，阳光明媚，让人感受到草木萌发的气息。

沿着弥河西岸平坦的步道前行，我穿过张建桥底，登时豁然开朗，视野和心境也随之之宽广愉悦起来。

这是河岸与堤坝之间的河滩地带，二十多年前建设了颇具异域风情的欧洲村，因弥河行洪安全和城市功能提升需要，近年来对这里进行彻底改造，成为弥水清风主题公园。

此处公园，从寿光的历史长河中，撷取了一朵朵闪光的浪花，呈现于世人面前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矗立于石碑南侧的“三圣”文化浮雕。最西边是“仓颉造字，启民以智”主题浮雕，融合了黄帝、仓颉以及水草、鸟兽、文字等元素。黄帝史官仓颉，披发长须，四目炯炯，手持造字工具，观天象、察山川及鸟兽之迹，仿其形象创造文学，除结绳记事之弊，开创文明之基，因而被尊奉为“文祖”。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、启秘亭、仓颉双井等遗迹。为纪念仓颉，寿光主城区现称圣城街道，并建有“仓圣公园”“仓颉书院”“仓颉汉字艺术馆”“文圣书房”等。2021年，“仓颉造字的传说”入选省级非遗名录。

往东是“凤沙煮海，惠民以利”主题浮雕，生动再现了凤沙氏手持工具带领人们“煮海为盐”的场景。凤沙氏

是居住在山东沿海的凤沙部落首领，因其最早“煮海为盐”，被尊为“盐圣”，是世界海盐生产的创始人。千百年来，寿光一直引领全国海盐产业发展方向，被命名为“中国海盐之都”，“寿光卤水制盐技艺”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，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群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

沿甬路东行数步，北侧是“农圣著书，安民以术”主题浮雕，正中是农圣贾思勰伏案著述《齐民要术》的画面，两侧描绘了寿光人民收获粮果蔬菜、载歌载舞喜庆丰收的欢欣场景。浮雕左侧镌刻有这样的文字：贾思勰，寿光人，北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，曾任高阳郡太守。他知识渊博，所著《齐民要术》是世界上现存最早、最完整、最系统的农业全书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”……

寿光人杰地灵，不仅有“三圣”，还英才辈出，灿若星辰。弥河流域曾涌现一大批历史人物，有社稷重臣，也有文苑精英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，无不彰显出寿光深厚的人文底蕴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多彩的乡土风情。我沿着步道向南，与静静流淌的弥河逆向而行，仿佛穿越岁月长河，转换历史时空，在世事变迁的烟云中，与一位位先贤大儒邂逅于弥水之滨，古今对话，既恍如隔世，又触手可及。

我看到的第一组寿光历史人物塑像，南北两人，一立一坐。南为公孙弘，但见他巍

然站立，手持笏板，一副进言奏事的样子。公孙弘，字季，齐地淄川人（今寿光）人。他布衣封侯，官拜丞相，为西汉名臣。他清廉节俭，为当时百官典范。北为徐干坐像，左手持竹筒，铺展胸前，右手握笔，正静气凝思，接下来便会文思泉涌……徐干字伟长，三国时期北海郡（今寿光）人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。曹丕评价徐干“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者矣”。

往南再看第二组人物，北面这位身佩长剑、挥舞右臂之士，远眺弥河，目光炯炯，正是名相王猛，字景略，东晋北海郡剧县（今寿光）人。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，辅佐苻坚扫平群雄，统一北方，被称作“功盖诸葛第一人”。南面是刘珣，字叔温，明代寿光县阳河里人，明正统十三年进士。官至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，后世称为“刘阁老”。他倡行仁政，持廉秉公，上疏皇帝斥奸佞亲贤臣，选拔官员注重贤能品德。

接下来的还有两组人物，一组为魏瓘与赵鉴，一组为董思恭与李封，这里不再细表。

望着清清水，我不禁想，如果这些先贤穿越历史的烟云，现身弥河之滨，凭栏临风，目睹今日之弥水胜境、菜乡盛景，该会生发怎样的感慨？

（本文作者为高级编辑，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自然资源作协、山东省作协会员）